

我的家

黃守錦

又是米粉「大餐」。兩人用的晚，本來隨隨便便、簡簡單單便可以，魚肉饅菜的傳統晚飯，早已是我和媽媽的奢侈品。

花上十五分鐘，預備白菜、瘦肉、洋葱和米粉，然後共冶一爐，用大瓷碗各自盛載便是我和媽媽這晚的食糧。每晚時六時正，邊吃邊看電視新聞和電視劇集，是再平凡不過的生活。

「媽，又是你的好兒子和你『燭光晚餐』，開心嗎？」我總在吃東西時候，說些無聊的話題，因為我總覺得自己是個無聊而簡單的人，這在我家中只絕無僅有的例子。

媽媽笑了笑，面上泛著因工作而累積得有如重軌的皺紋說道：「真沒出息！自己有了女朋友還整日的陪著個老太婆晚膳，真沒出息！」

我不禁驚訝：「媽媽，你是老太婆嗎？你只是較同年齡（四十五至五十歲）的女士們多了一些皺紋，身材亦略為矮小而已，絕不是老太婆！況且媽媽你最怕孤獨，讓你一個在家中晚膳，實在是愧為人子！放心吧，我的女朋友並不會計較不與她吃晚飯、逛街的，她會原諒你的好兒子呀！」

媽媽又隨笑了笑，嚐了一口這晚特意加入的蟹柳，說了聲好「好味道」，又說道：「唉！不是你爸爸轉錯行業，堂堂一個化工技工，怎會變成個『看更佬』！」我特意夾了一塊瘦肉給媽媽，她立即喂入口中，繼續道：「『看更佬』，『看更佬』，實在太委屈了他！」

媽媽又不禁抬頭望了天花板及牆上一眼，面上立即浮現驕傲而自豪的情態，因為無論天花板及牆紙和油漆，都是爸爸一個人的傑作，在我們一家人心目中，爸爸是個最了不起的「家庭裝飾技工」！

我帶著莞爾，說道：「做看更有什麼不好？起碼不用像從前般辛苦，整日的嗅著化學物料。記得當我知道爸爸因當化工技工而弄得有肺病的時候，自己實在有太多的過意不去，因為在那一刻，我才感覺到爸爸為我們一家人付出了這麼多，而我卻從來有體諒過他，實在是不該。」

我看著剩下三分一的米粉，又隨即夾了一塊蟹柳給媽媽，又繼續說

道：「現在爸爸喜歡時便休息，工作時又只是走動一下；又可邊聽收音機邊看雜誌、報刊。他知道的什麼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，長江三峽的負面批評，禽流感的最新動向，比我個自詡為關心社會動態的熱血青年，不知要勝少籌呢！」

「不過變得比以前囉唆，更絮聒！」

「可能這就是『看更佬』的職業病！」

我和媽媽一唱一和，又不大笑起來，可能這就是母子二人用晚餐的『職業病吧！』

一陣的電話響聲，打破了我倆的歡笑聲，我放下差不多吃完的米粉，拿起電話，但心中已猜到是爸爸的來電。

「喂！」

「阿錦嗎？」（的確是爸爸！）

「是的。」

「吃了晚飯嗎？」（每晚總是問同一個題。）

「差不多！」

「媽媽呢？」（總是在第六句問起媽媽！）

媽媽邊吃著米粉，邊聽電話，是絕不會少於五分鐘的。每晚時間，爸爸總會有三次以上的來電，現在是第一次，直至晚上十時半，爸爸回家為止，這是絕不會延誤，是我倆母子習以為常的。

媽媽的語氣縱使有嫌爸爸太煩的味道，卻不時亦夾有「悶嗎」、「辛苦嗎」、「咳得厲害嗎」之類的慰問聲，可能這就是「老夫老妻」的情趣。

電視機螢幕上還是一家人一起晚飯的情景，縱使只有白飯，三餸一湯，然而，一家人的天倫之樂，畢竟不是以餸菜厚薄來衡量，只要能一家人聚首一堂，縱然是平凡如「米粉大餐」，也會是滋味無窮的。

的確是滋味無窮。